

第一辑



运材道小唱

新林区的诗句该从哪里写起
密林深处的运材道是诗的触须
我歌唱你，我赞美你
大森林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渠
你象河渠但又似
大山母亲热情的手臂
运材车象吮吸木材乳汁的婴儿
饱吮后又撒娇般地跑去

你象手臂但又象
长长的画卷铺展天际
层层叠叠的轮花变幻绮丽
多象涟漪荡漾绿色的林海里
你象画卷但更象金色的丝绸
运材车似嵌满丝绸的宝石
林区人沿这丝绸之路攀上云天
探采宝石镶满祖国的彩衣

海拉驿

你可记得呵，海拉驿
当年这里走过抗联的战士
同日寇恶战在白山黑水
山山岭岭印下那悲壮的足迹

你可记得呵，海拉驿
那面鲜血浸染的红旗
她是怎样威武地飘扬在你的上空
她是怎样化作东方瑰丽的晨曦

你可记得呵，海拉驿
那个不满十八岁的小战士
为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不被野兽践踏
他向侵略者射出了最后一颗弹粒

没有忘记呵，这是历史的记忆
海拉驿终究是人民的海拉驿

它多么象一颗晶莹的绿宝石
永远镶嵌在大兴安岭人民的心里



道 影

为采攫森林里的绿色金子
我们向纵远的深山开一条道影
劈去千年古藤，伐去亘古苍松

从这座山延伸那道峡谷
象天公抛出的七彩长虹
穿起珍珠般的座座山岭

新伐的道影象奔腾的江流
明天呵运材车飞驰的情景
多象威武雄壮的进军阵容

呵，新伐的道影
——大山里的诗行
——林区人彩色的梦

伐木者

伐了多少冬春
不去寻思
锯倒多少大树
没有累计
你企盼大厦
在每一天
和晨阳默默崛起
祝福在一次次
喊山声里
在南去的运材车上
没有刻上自己的名字
唯一可找到的
是检尺员抡圆手臂
打下的等级锤印
而每一位思恋你的人
都深情地瞩望
拔地的楼宇

悄悄站立，拜谒
为伐木者坚起的
——无字碑



年 轮

这是一盘录音带么
俯首倾听，大森林里
美妙的童话娓娓播出

这是一片涟漪么
一环套着一环，在绿海间
向着那望不尽的远方流动

这是一道道笑纹么
那长龙般的栋梁飞下山谷
伐木者的微笑却长留在这大岭
深处

帐 篷

这片林子已经伐透
该走了，我的帐篷
拔下楔住风雨的铁钉
收拢锁住霜雪的棕绳
去哪一片森林抗雨
去哪一道峡谷御风
走吧！我的伙伴
你这林海游弋的小艇
伐木人的足迹会告诉你
锚抛在哪一片绿涛之中

炊 烟

白茫茫的兴安岭
冷雪，冷石，冷松
呼出的每一口哈气
象要结成冰凌
伐木者帐篷上那喷涌的炊烟
象雪中的春笋拔地而生
奇冷的冰雪压抑不住
这寒冬里春的憧憬

上 工

星星在天边悄悄隐退了
山道上现出朦胧的身影
那急促的上工脚步
踏得积雪吱吱有声
旭日从脚步声中醒来
抛出一缕缕光线
象一把又一把尺子
丈量着伐木工人的深情

汛 期

南来北往的汽车
都在这儿汇聚
瀑布般倾泄的棵棵原木
象抖出网的尾尾游鱼
运材列车出山的汽笛
报告着汛期的消息

森 林 风

湿漉漉的的森林风
从松涛连绵的
大岭深处徐徐吹来

跋涉过沙海的人啊
你的心感到潮润了么
木头国的巨人树
释放出温馨的慰抚
甚至星星草、太阳花、月亮湖
都辐射状地
扩散潮乎乎的爱慕

清晨的山区
并非暖暖地
只有夹带着松脂香的
缓缓的森林风
拥抱这森林风

你干涩的心
再不会痛苦



树 桥

早先这树很年轻
有人把它弯下去
弯下去就成了一座桥
从那上面走过去的人挺多

原来这树很孤独
响亮的叶子是没完没了的唠叨
绿了黄了又象鸟叽叽喳喳飞走了
谁也不能长久挽留
只有青青的记忆

树成了桥桥成了歌谣
从山里唱到山外
唱到山外时有许多桥
而这树桥渐渐被人忘掉
但关于树桥的故事却没有衰老

我纪念一坡树

可怜这一坡树
一棵也没留住
全被盗伐者砍去
全被套子队抢走

是去作了寿材呢
还是作了盖房的梁柱
伐走总得有理由啊
谁竟这么狠毒

喂！可别健忘，每一棵树
都是一炬燃烧的蜡烛
即使砍伐者躺进棺材里
烈焰也会焚毁他的尸骨

喂！可别庆幸，每一棵树
都是放树时的回头棒
即使你把它当成顶梁柱
到时它也会愤怒地进行报复